



詩

紀

匡

詁

詩紀匡謬引

國朝

六朝

當改

水

詩紀匡謬者馮子發憤之所作也曷爲而發憤詩之
爲刪爲歸也曷爲而匡及於紀曰正其始也今天下之
誦詩者何知知刪而已矣歸而已矣爲刪爲歸者又何
知知紀而已矣奴之子爲重儻木心邪則脈理不正所
必然也於是爲之原其源溯其流核其濫觴於何人而
後爲刪爲歸之邪說不攻自破矣邪說破而後興觀羣
怨溫柔敦厚之旨可以正告之天下豈好辯哉時崇禎
癸酉十二月初七日上黨馮舒述

詩紀匡謬引

知不足齋叢書

馮汝言詩紀匡謬

凡例云一上古迄秦以箴銘誦誥備載



原夫書契既興英賢代作文章流別其來久矣若箴銘誦誥可以備載則賦亦詩家六義之一何以區分若云有韻之語可以廣收則國策管韓之屬何往非韻素問一書通篇有韻易之文言本自聖製書之敝言出於孔壁亦自諧聲不專籀達可得混為詩耶作偏於茲濫觴無極焦氏易林居然入詩矣豈不可歎

一漢以後詩人先帝王次諸家以世次為序

詩紀匡謬

一知不足齋叢書

先帝王而後諸家以世次為序似矣然有必不安者子桓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是知數子盡卒於建安之年藝文之序仲宣每云漢王粲此可證也然七子宗主陳思列陳思於徐陳輩之後理所不可然置徐陳輩於陳思之後可得謂之世次如此乎藝文之序人也每要其終而言之故江令亦曰隋江總然唐人已目之為梁江總矣必以其達於陳而係之陳也可乎

一名家成集者各分五言四言六言雜言

一人所作咸備諸體一題所賦或別體裁未有可以篇

之短長韻之多少爲次者古人之集亡來已久陳思蔡
邕二陸陸何俱係後人編集四言五言亦竝閒出足知
宋文鑑以前無分體之事矣元暉文通二集是原本然
元暉首撰樂府三言五言閒列文通稍如後世體例但
五言之外本無別體可以異同今一人之作必以四言
先於五言一題所賦又以三韻先於四韻卽如蕭子顯
春別一詩簡文元帝各有和章首末各三韻四句惟次
章六句三韻今以六句之故各移第二章爲末章是猶
歌南曲者以尾聲止於三句而移之引子之前也何俟
知音始爲拊掌

詩紀匡謬

二知不足齋叢書

一詩數見而句字不同者參校其義稍長者爲正文

文

古人著書各出己意試以班范二書校東觀袁荀二紀
其一切詔令無不各出己裁卽如所載之詩亦從刪改
理宜以一書爲主而互注異同若擇其義之長者爲正
則每書各取數字令人何所適從卽如瓠子一歌史作
皓皓盱盱漢作浩浩洋洋史作爲我謂河伯漢作皇謂
河公今史漢各擇一句豈浩浩洋洋漢長於史皇謂河

公班遜於遷耶此俱由晁補之楚辭後語刪改所誤

一樂府起於漢又其辭多古雅故系之漢

按宋書樂志相和已下諸篇其無人名者皆曰古辭樂府詩集靈芝等篇亦然鍾氏詩品曰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去者曰已疎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則作者姓名既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古之云者時世不定之辭也昭明所選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詩原其體分意亦如此詩既如此樂府可知概歸之漢所謂無稽之言君子弗聽矣爰及橫吹之題

詩紀匡謬

三知不足齋叢書

梁清商之題晉郭氏亦但原其始耳或稱古辭或稱晉宋齊詞何嘗有一定時代而妄作耶

大風歌鴻鵠歌

按文選云漢高帝歌一首漢藝文志云高帝歌詩二篇則此二篇但當云高帝歌二首不得增大風鴻鵠之名也初學記云漢歌曲有大風文中子云大風安不忘危竝是以章首二字爲義如論語之學而爲政詩之關雎葛覃耳又按漢書名大風爲三侯之章又曰作風起之詩琴操又名大風起其曰大風歌者藝文類聚始也樂

府詩集因吾爲若楚歌之文名鴻鵠篇爲楚歌其曰鴻鵠歌者楚辭後語始也此等雖無傷大義然今人習而不察遂謂古實有此題臨文引用亦所不安卽如宋人竊憤錄一書記徽欽北狩事容齋極辨其妄萬歷末年郡中人從嚴氏鈔本鬻之本無撰人余邑有吳君平者妄增辛弃疾三字於卷首余謂之曰此從何來君平曰世人不知書若無姓氏便爾見忽故借重稼軒此僅可欺不知者如公自不必怪也近有一友作心史序首句便云余嘗讀辛稼軒竊憤錄不覺失笑故作文者苟不原所始趁筆便用大風鴻鵠等題當與辛稼軒之紕繆同類而其笑之矣

將安所施

將字注云一作尙今核史記漢書竝是尙字將字所出乃是楚辭後語耳

蒲梢天馬歌

按漢書曰太初四年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歌史記曰馬名蒲梢則此歌當題西極天馬歌不得曰蒲梢也又按漢書但云作歌明是剛郊祀之文不得直隸武帝也

若此章可收則太一歌理同一例何以獨削原所自始
當從左克明樂府誤

是耶非耶 翮

漢書作非耶是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藝文則
作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樂府亦
作是耶非耶竝作偏無翮字

柏梁詩

作臺在元封三年

此詩每句各注姓名然細考之頗多未核自大司馬至
左馮翊皆按百官公卿表而爲之至太常曰周建德則

詩紀匡謬

五知不足齋叢書

元鼎五年已坐擅縣太樂合論矣大鴻臚曰壺充國按
表充國以太初元年爲此官少府曰王溫舒而溫舒三
年已徙右扶風曰李成信此時成信爲右內史參錯如
此豈更可信比閱藝文類聚乃於木詩之上各署作者
首句有皇帝曰三字次句有梁王曰三字以下則但稱
其官而無姓名有姓有名者惟東方朔耳太平御覽引
漢武帝集亦如是然後知以下姓名皆後人增之而非
原文也何人增之曰注文苑者增之何以言之古文苑
之注不知何人大率蕪淺如伯喈青衣賦妄斷爲少年

之作降爲小字此其拘腐可知今按無注宋板文苑每句之下小字分行於驂駕駟馬句下止注梁王二字則孝王武二字明是注文苑者所增矣然舊本文苑注亦自明辨每句二行分注左行曰梁王右行曰孝王武當可意推自詩紀通二行作一句直曰梁王孝王武詩刪因之而舉世夢夢矣

幽歌

樂府詩集題曰趙幽王歌漢書曰趙王餓乃歌初無幽歌之目也直出詩紀杜撰已下燕刺王歌廣陵王瑟歌廣川王望卿脩成歌俱此類不重述

詩紀匡謬

六知不足齋叢書

東方朔誠子詩

劉節廣文選第十一卷有東方朔誠子詩今按任昉文章緣起云誠後漢杜篤作女誠文心雕龍云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東方朔之誠子亦顧命之作也是則誠之與詩區分已久藝文誠類與詩別出此篇但稱東方朔誠子不云詩也若可兼載則何不遂收曹大家女誠耶猶幸詩刪僅讀馮書詩歸見聞有限不然天下幾無剩篇矣高彪清誠例亦同此又按太平御覽引東方朔

集作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則知截作四言者直是班史所刪耳東方自有據地一歌近出史記去彼載此更自可笑

司馬相如封禪頌

頌不爲詩猶之賦也前例已明況此頌自喻以封禪已下參椒不倫周詩逸軌不知何以妄載詩紀襲謬遂誤淺夫

息夫躬絕命辭

此騷體也文選別出秋風辭體例可見若命爲詩則小

詩紀匡謬

七知不足齋叢書
卷四重刊

山招隱淵明歸去辭何以獨棄

李陵別歌

按漢書但云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因起舞歌曰無別歌之題也戚夫人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同

結髮爲夫婦注云玉臺作畱別妻

玉臺第一卷有此詩題云蘇武詩一首竝不作畱別妻也因此一誤今人更有以梁武代蘇屬國婦一首爲武妻答詩更可笑

虞美人答項王楚歌

此詩出楚漢春秋見正義四面楚歌聲作四方楚歌聲
詩紀改一字不啻徑庭

卓文君白頭吟

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
玉臺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題亦不
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爲白頭吟以自絕之
說然亦不著其詞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
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
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并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

詩紀匡謬

八知不足齋叢書

之今人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真長卿快偶可笑可憐

班固明堂等詩

此賦後所述非別篇也駟至齊梁每賦稱詩豈能並載
張衡定情詩思元詩亦同此例

張衡四愁詩

一思曰注云玉臺無此三字今按玉臺第九卷有此四
章並有之馮公未見宋本耳

蔡雍樊惠渠歌

蔡集今所傳者已不全藝文第九卷渠類有此在頌類

前序亦不同是妄刪爲之者

琴歌

亦釋誨末章所系不得刪入

酈炎見志詩

東漢書無此題後篇藝文作蘭詩

昔有霍家奴

奴字樂府玉臺俱作姝古人命詞多不直致不得因監
奴而妄改也黃山谷詩任淵注亦作姝

董嬌嬈

詩紀匡謬

九知不足齋叢書

按嬈字音乃小切戲弄也苛擾也無饒音毛晃增入宵
韻而以杜陵詩細馬自馱金駟裏佳人屢出董嬌嬈爲
證今據此字凡古人所用嬌饒皆是食傷無作女者此
詩玉臺藝文樂府諸書亦竝從食祇因毛晃誤增韻會
襲謬遂爾舉世亡此一字又按今本杜詩正作饒字宋
元諸本亦竝爲饒不知毛韻何以妄增而今人妄聽并
改嬌作妖也

王吉歟烏辭

按風俗通引漢明帝起居注曰王吉歟中之祝曰云云

則是祝非詩也不應加儻字而入詩紀

蘇伯玉妻盤中詩

樂府解題云盤中詩傳元作玉臺新咏第九卷有此詩亦曰傳元其爲休奕詩無疑也惟北堂書鈔曰古詩亦無名氏其曰蘇伯玉妻者嚴羽吟卷首說耳世人敢於信吟卷而不敢信解題玉臺等書冤哉

君忘妾未知之 今時人知四足

譚友夏評云未知之婉甚柔甚不知玉臺正作天知之鍾伯敬評云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

詩紀匡謬

十知不足齋叢書

周四角云千古不識字男子被此女郎一語輕薄殆盡不知玉臺正作今時人智不足而所謂女郎者乃是剛勁亮直之丈夫也言之可發一笑

竇元妻古怨歌

此四句御覽兩載皆題曰古豔歌無名氏藝文載元妻別夫書有衣不如新一句不應截作詩已又改其題曰怨歌也

龐德公於忽操

於忽操三章選詩拾遺云出襄陽耆舊傳此書亡亦已

久初尙意余輩見閒寡陋用脩或有此書今按宋王令
逢源所著廣陵先生集其外孫邵說所編者共二十卷
其第一卷賦後第九篇卽此操其序云劉表見龐公欲
起之公不願曰我歌可乎命弟子治一作絃之凡三操第
十篇題辭粟操曰列子辭粟作第十一題陬操曰孔子
去趙作第十二題樛高操曰惠子望大樛作明是逢源
託之古人也若於忽操可稱龐公則後三篇何不并稱
列子惠子孔子乎妄作欺人真可忿有一少年謂子曰
安知非今本王令集反借此篇子曰王令集不足信宋
文鑑家家有之何以亦載此篇亦題王令乎愚人之惑
難解如此

練時日

漢書練時日等俱列在章左曰練時日一帝臨二足知
郊祀歌是此十九篇之題而練時日等則以此分章亦
如所謂學而爲政耳自郭氏樂府首列郊祀歌之題移
置練時日等爲次行詩紀因之後人遂習而不察鍾伯
敬批曰造題古奧豈不冤殺若然則學而二字更奇崛
矣

詩紀匡謬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鴈門太守行

宋書上列洛陽行三字下列鴈門太守行五字明是洛陽行是此詩之題而鴈門太守行爲此篇之調也以今日南曲之體辟之則鴈門太守行者如所謂梁州序念奴嬌耳命調則同賦題各異自郭氏樂府始去洛陽行三字而舉世眯目疑其以鴈門太守歌洛陽令矣又王僧虔伎錄云鴈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亦可知古之鴈門太守行不獨此一篇但被之管絃則此篇耳餘如短歌行之對酒西伯燕歌行之秋風別日俱如此類

詩紀匡謬

士知不足齋叢書

宋書甚明學者可檢對也

斜柯西北昞

樂府玉臺俱作斜柯文人襲用不少自詩紀改作斜倚詩刪因之而此字亡矣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小姑如我長

按此四句是顧况棄婦詩宋本玉臺無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十字樂府詩集左克明樂府亦然其增之者蘭雪堂活字玉臺始也初看此詩似覺少此十字不得

再四尋之至竟是後人妄添何以言之逋翁一代名家豈應直述漢詩可疑一也逋翁詩云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則扶床之小姑何怪如我此詩前云其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則何得三年未周長成遽如許耶正是後人見逋翁詞妄增入耳幸有諸本可以確證今蘇郡刻左氏樂府反據詩紀增入更隔幾十年不可問矣書之日就散亡可爲浩嘆

匡衡歌

漢書但云爲之語耳不稱歌也凡曰謠曰歌曰諺曰稱

詩紀匡謬

三知不足齋叢書

改 曰語古竝通用然要須各還其本字可以兼載不得妄

擬蘇李錄別詩

文苑但稱錄別詩藝文往返雜敘竝無擬字大蘇妄斷爲六朝擬作足知大蘇已前竝不疑爲後人所擬也此字亦是詩紀所加世人遂謂骨肉緣披葉等篇爲蘇李原詩燦燦三星等爲六朝擬作矣妄生閒界可嘆可悲

紅塵蔽天地篇

按古文苑止載二句下闕文選李善本西都賦注亦載

二句蔽字作塞已下十二句升菴詩話云出修文御覽
此書亡來已久所不敢信然以文義考之首云白日何
冥冥何得遽接云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耶 短褐
中無緒帶斷續以繩二句別見御覽緒作絮又小謝詩
曰瀉酒置井中誰能辨斗升合如杯中水誰能辨淄澠
今直合作二句無論惠連必無痼襲之病可得謂之文
理通備否

藁砧等篇

俱無的時代此亦古辭也

詩紀匡謬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古樂府蘭草自然香

此詩見刊謬正俗題作古豔歌然作言第三句作十月
腰刺起亦無的時代

兩頭織織青玉玦

此詩王建集有之不得謂爲漢詩也

文帝秋胡行

汎汎綠池末四句本是善哉行本辭或魏文自移入秋
胡調中或樂人填詞或荀勗所撰定俱不可知不必注
見善哉行也臨高臺亦然

子先隴情

此詩見藝文美婦人部無題今本曹集不足據也

贈侍中王素四言詩

北堂書鈔作誅藝文有子建王侍中誅雖無此四句文

體却近決非詩也

徐幹至思 雜詩

府詩集云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

武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詩藝文亦題擬室思

詩之為室思詩也今遽以前五篇為雜詩而獨

詩紀

室思詩

徐

晉程曉業與傅元贈荅自應入晉

阮籍咏懷

四言共十四首江陰朱子詹本尙有之今並刪去何也

蜀馬懿讌飲歌

晉書云高祖伐公孫淵過溫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悵

然有成作歌曰無讌飲之題也樂府詩集八十五卷有

此篇亦曰晉高祖歌

成公綏行詩一云途中作

藝文在行旅部無題舍藝文無別出不知所謂行詩途中作者何出

傅元和秋胡行

按玉臺題和班氏詩似擬咏史之作也故曰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直作史家案斷語今作秋胡行乃是讀樂府詩集所致原夫郭氏之書聚詩集之樂府立名之意已主廣收故凡樂府之題例俱取入青青河畔草卽係之飲馬長城窟出東南隅卽係之陌上桑例曰

詩經匡謬

其不足齊載

飲馬長城窟行

玉臺樂府俱無夢君結同心四句藝文所載至曠如參與商而止未知後四句何人所增

董桃行歷九秋篇

馮紀注云玉臺新咏以前十首爲簡文按玉臺新咏第九卷有此詩俱題傅元不爲入詩拾遺而疑之也

苦雨 苦熱 天行歌

俱見藝文俱無題天行歌亦然

陸機吳趨行

此詩樂府明注無名氏士衡別有吳趨行一篇

張翰雜詩二首

第一首見文選第二首俱出藝文言志部東鄰有一樹六句爲一首忽有一飛鳥六句又爲一首俱無題

翔風

王子年拾遺錄及太平廣記俱翔風今坊本拾遺從豔異編改

詩紀匡謬

十七知不足齋叢書

郭璞贈潘尼

見藝文衣冠部次陸機贈潘尼後未必卽贈潘也

楊方合歡詩二首雜詩三首

樂府詩集作合歡詩五首玉臺第三卷有此詩亦總五首今日玉臺後二首作雜詩惡板所誤也

庾闡遊仙詩四首同前六首

此詩藝文並載今移第一第二爲第三第四而別題曰同前六首何也

蘭亭序詩

據柳公權書本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文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也則知今世所傳俱非全文皆誠懸刪本也其五言詩序亦刪興公之作序下小字注曰文多不備載其略如此其詩亦裁而綴之如四言焉明是右軍爲四言之序而興公爲五言之序也今混載四五言而移孫序於末簡又并柳公所注而添入序中又增末句曰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妄而窒矣

謝混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

詩紀匡謬

十八知不足齋叢書

此詩見初學記前四句作謝琨後二句作謝混

陸渾雜詩二首

藝文在遊覽部無題

休洗紅

休洗紅遍考無出楊慎云於棧道壁得之妄也此詩趙古則學

鮑已引之矣但不知何時人作

宋孝武自君之出矣

玉臺題作擬徐幹藝文作擬室思樂府詩集題自君之出矣樂府體例正與傅元秋胡詩同自應據玉臺藝文

不應據樂府也下又注云玉臺作許瑤玉臺第十卷有
此詩並不作許瑤正作孝武耳

秋胡詩九首

按文選作一首玉臺分九章亦作一首此正如關雎三
章原只一篇耳自詩紀分九首而詩刪遂摘取三章矣
可笑

謝靈運王子等讚

讚別於詩例同頌誄不得以其近於五言而混收也

范泰詠老

詩紀匡謬

十九知不足齋叢書

藝文老部有此詩而無詠老之題署曰梁范泰或梁自
有其人不得卽以當蔚宗之父也

王融和南海王秋胡詩七首

此篇並同顏延之藝文苑樂府詩集俱作一首

巨源咏扇

巨源咏七寶扇詩玉臺初學藝文俱載中有畫作景
山樹圖爲河洛神句五言律祖妄造首尾別作八句律
詩必也古今謂無一人讀書始可任其亂說耳不知律
詩之成在於具龍之沈宋其造端於士章休文者祇論

宮商不專平仄此未可片言而畢聊附存此以諭知音
梁武帝白紵辭

注云藝文樂府作簡文今從玉臺作武帝按藝文玉臺
無此詩樂府英華正作武帝不作簡文也河中之水歌
玉臺亦作古辭不作武帝

藉田

藝文止八句至歲薄禮節少止初學有公卿秉耒耜四
句而無仁化洽孩蟲等六句未知此六句竟在何所不
得以意連屬也

詩紀匡謬

字知不足齋叢書

答蕭琛

梁書但云上答而已語雖有韻實不稱詩

梁簡文帝泛舟橫大江三首

滄波白日暉一首英華樂府俱有之隴西四戰地悠悠
懸旆旌二首俱出樂府題作隴西行非泛舟橫大江也

京洛篇

注云樂府作煌煌京雒行列鮑照後而逸作者之名按
樂府目作宋鮑照二首卷中作同前二首下注宋鮑照
則樂府之非逸名可知也但此詩亦見藝文英華俱作

梁簡文則樂府爲誤

蓮花賦歌

此亦賦末所係不知樂府何以混載當釐正

小垂手

大垂手一篇玉臺作簡文樂府作吳均小垂手篇樂府亦作吳均舍樂府別無所出自不得并入簡文也

夜夜曲注玉臺作簡文

北斗闌干去一篇樂府作沈約玉臺作簡文愁人夜獨傷一篇玉臺無此詩樂府明注無名氏不應混入也簡

詩紀匡謬

王知不足齋叢書

文自有擬沈隱侯夜夜曲正是擬河漢縱復橫篇耳

劉孝威王遵七夕穿鍼庾肩吾石橋徐摛壞橋王

臺卿水中樓影

題不云和簡文或各自立題不得附簡文後

元帝出江陵縣還二首

第二首朝出屠羊縣篇藝文祇曰又詩未必卽是前題也

後園作迴文詩

藝文序王融後無的姓名簡文雖有和湘東王後園迴

文詩然畢竟闕疑爲得馮君注云今列於此以俟再考亦非決定之辭吳琯併去此注遂令觀者不解

范雲有所思 樂府作王融者非

此詩樂府作王融藝文亦作王融舍二書之外無所見

不知何據而歸彥龍也 此詩附見謝元暉集中
宋本亦作王元長也

望織女注云從玉臺作范雲

玉臺無范雲詩

擬古四色詩 四色詩四首

按藝文俱王融詩別無所出

詩紀匡謬

至知不足齋叢書

庾肩吾有所思

此詩舍樂府之外無他出樂府既作昭明應無可疑不

知何以入庾

饒張孝總應令

藝文題作應令在饒孝總後未必卽饒張也

曲水聯句

藝文序簡文詩後題云又曲水聯句此詩宜附簡文不然則殿下爲何人也

吳均春怨

此詩見玉臺第六卷目錄云吳均二十首張率擬樂府
三首查卷中自和蕭洗馬至詠少年已足二十首之數
自春怨至愁閨怨十七首目錄竟無擬人張率樂府在
此後竟未定此十七首是何人作也雜按藝文樂府等
書知月夜咏陳南康新有所納是王僧孺詩爲人自傷
亦王作則知中間十三首亦係王詩矣唯春怨一篇在
吳均後愁閨怨一篇在張率前俱無的姓名未可強爲
之說詩紀竟以歸王特照時本玉臺耳非的說也

蕭子顯陌上桑注云玉臺作蕭子顯

詩紀匡謬

三知不足齋叢書

玉臺無此詩自應依樂府作無名氏第二首樂府之外
亦無別出應作玉臺卿

陶宏景華陽頌

竝是頌不得稱詩

王僧孺春思注云玉臺誤作吳均

今按此詩在玉臺第十卷正作僧孺不作吳均也

徐勉夏詩

英華作徐朏初學作徐晚不得置修仁卷中

鄧鏗和陰梁州

首句云別離雖未久遂如長別離藝文玉臺俱同今作
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不知所出月夜閨中次連亦
然

劉令嫺答唐娘七夕

歲時雜詠及玉臺俱作徐悱

代陳慶之美人夢見故人有期不至

三首俱姚翻詩

范靜妻沈氏戲蕭娘注云玉臺作戲繡娘

玉臺正作蕭不作繡字

詩紀匡謬

手圖知不足齋叢書

越城曲

樂府無名應是古辭

陳後主楊叛兒曲

按樂府作隋後主唐人每稱煬帝爲後主則此曲意亦
煬帝所著改隋作陳非也楊升菴遂以越王侗當之選
詩拾遺并改題爲京洛行更妄而可怪

小窗詩

按姚寬西溪叢話云此乃唐人方域詩唐藝文志所載
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今本僞作

沈炯字初明

按陳書竝作禮明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竝作禮惟南史作初明陳書舊南監本此葉是宋板似可據南史不得善本俟再考

江總梅花落注云從玉臺

玉臺作於梁簡文在東宮之日安得有入陳之詩耶有南越木槿歌亦賦未所系屏守未摘出

姬人怨服散篇

此詩出藝文止是一首不得分作二篇英華注明其

詩紀匡謬

篇者從英華也亦何必專據類聚

岑之敬烏棲曲

明月二八照花新當釭十五晚留賓二句本之敬烏棲曲載在樂府今截此二句添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別題當釭曲楊君之妄不待言矣詩紀每至楊君妄作之詩俱注明出處意亦疑信半參吳琯再翻此書則併棄馮紀所注遂為楚人妄談之柄

劉刪賦獨鶴凌雲去

藝文作劉邠此詩既無他出何以直斷云誤

蕭驎詠柏複

初學作詠裙複在裙部玉臺宋本亦作柏馮注云疑作
柏按集韻柏字注云柏複音莫白切柏字出左傳此二
字也

王胄西園遊上才

樂府序王胄後明注無名氏

徐儀莫秋望月

英華失名無可考不知何以定爲徐儀

孔德紹王澤領遭洪水

詩紀匡謬

未知不足齋叢書

按德紹以從竇建德伏誅其不入唐也明矣高廷禮妄
載之品彙而改徒知懷趙景終是倦陽侯二句于木梗
誠無託蘆灰豈暇求之上今查初學英華俱倒此二句
則其爲品彙妄改無疑今反從品彙更正無識一何至
此

陳子良

新成安樂宮一首樂府云唐陳子良春晚看羣公朝還
一首初學序張文琮後韋元旦前賦得妓一首初學序
李元操後宏執恭前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注云玉臺

作陳伯材玉臺無此詩也初學文序於褚亮之後咏春
雪一首初學在上官儀前未必俱在隋之作也

李密淮陽感秋

據隋書密亡抵淮陽舍村中變姓名稱劉知遠鬱鬱不
得志爲五言詩無淮陽感秋之題也唐隋二史亦互異
同

李巨仁

英華載京洛篇在梁簡文後張正見前似非隋人樂府
則竟作隋李世臣矣

詩紀匡謬

三七知不足齋叢書

十索曲

丁六娘僅四曲後二句樂府明注無名氏并混丁作是

升菴妄語

李月素等五篇

不知所出近見新安鄭元撫續玉臺有之未可據也

庾信擬咏懷詩

按藝文但稱庾信咏懷詩竝無擬字此直子山自咏其
懷耳增一擬字遂謂以阮公爲法如文通之效阮矣夫
阮公當晉魏之際寓託微遠顏延年謂其百代之下難

以情測乎山自梁入周意氣激露論世不同原情各異
杜老所謂清新意正在此若曰擬阮則何啻徑庭世人
不察妄生議論皆此一字誤之

馮汝言詩紀匡謬

詩紀匡謬

天知不足齋藏書

小經文集編補遺出一字類文

山自梁入周意氣激露論世不同原情各異
杜老所謂清新意正在此若曰擬阮則何啻徑庭世人
不察妄生議論皆此一字誤之

耆
舊
續
聞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耆舊續聞十卷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知辰州與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摭拾頗多閒或於條下夾注

耆舊續聞提要

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閒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好問手帖而雜記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昱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諸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茗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据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志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閒傷

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者舊續聞提要



續聞提要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一

南陽 陳 鵠 錄正

正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
容有誦公之詩云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
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
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
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畱則伺
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
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

耆舊續聞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
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
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
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
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何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
執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
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
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
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尙如此中人之性

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

叔陽

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眺爲吏部尙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一作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爲信而荆公之詩爲誤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

耆舊續聞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強辯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承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華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香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爲證故新法之

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槩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

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應無價

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

值於几案閒見此詞驚一作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

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得一作

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

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

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閒何用作此

著舊續聞卷一

三脚不足齋叢書

等語邪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

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

真所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

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

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稟本於

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

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遊戲嘲諷必極其

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

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

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窻正卧羲皇又與秦
師垣啟雞鳴函谷孟嘗繇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
已聞於歸漢蓋秦嘗留金庭未幾縱還旣而金人復
悔遣騎追之已無及矣公之行事親切多類此遂得
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
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
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
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
者舊續聞卷一

四知不足齋叢書

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
作陸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兩
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但
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
不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庶幾焉乃知待制公之詩
在當時已爲前輩所推重如此

蘇訓直云○案蘇訓直名此陸渭南集有

墓誌

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亾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

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亾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亾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故先生嘗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能悅諸心能

耆舊續聞卷一

五柳不足齋藏書

研諸侯之虛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若或爲之倡後生競生新意以相誇尙六經無全書矣其害多於無人論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問漢之四皓揚子雲嘗稱其美行子雲於高帝世爲近必其事之不可誣者司馬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爲高祖不廢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豈山林四叟片言能扼其事哉若四叟實能制高

祖使不廢太子是畱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畱侯豈
爲是哉此特辨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
愛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
意老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正如子夏問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子旣告之以繪
事後素又發起子之嘆至於刪詩則削而去之今碩
人詩之二章無素以爲絢兮一句蓋禮與生俱生不
可後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
若此之類又不可以槩論

會原伯云

著舊續聞卷一

六知不足齋叢書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談
論閒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真實處便是真知纔以不知爲知必是欺僞底
人如此則所喪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箇誠字又
言誠自不妄語中入蓋爲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
知殊非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人可以爲禹之意蓋當
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

口耳可傳授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爲方外游七歲猶不能

語一日乳媪攜往

一作至

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住

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

吏在人閒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祐

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

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鼎丹將成偶一日

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爲雙鶴飛去嘗視諸孫

中指農師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耆舊續聞卷一

七知不足齋叢書

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

出邑道逢一皓鬢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

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

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

學者何術邪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

授以黃帝房中祕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

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祕訣

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

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灑其

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昇斂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著舊續聞卷一

入知不足齋叢書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宦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狎至觸墜其幕貴宦者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邪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破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子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撼撼動簾帷繡戶朱門鎮日垂爲紫好花成片段故教直節有參差

又曰昔年珠淚裏虞姬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
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爲上客
子選云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一

耆舊續聞卷一

九知不足齋叢書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二

南陽 陳鶴 錄正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閒不復有

榮念對客

一作客至

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

纒纒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縣吹縣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

耆舊續聞卷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後顛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闕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藥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而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藥一枝開冰簟堆雲鬢金鉶盪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畱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
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
多情却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
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
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
山六扇乃花間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
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溼紅溼二字以
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溼流光與花閒集一
簾疎雨溼春愁之溼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
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知趙德莊鵲
橋仙詞云春愁元是逐春來却不肯隨春歸去蓋德
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驀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
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豔句後人好爲
諛語唐人詞多令曲後人增爲大拍又況屋下架屋
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
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
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蟹
映金壺潋灩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

一粟揮塵高談倚欄長嘯下視鱗屋轟然何處瑞
龍聲噴蕪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澈漢髮髯如懸瀑
此景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瀨氣盈襟冷風入
袖只欲騎鴻鵠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
可以知其風流醞藉矣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
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真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
肯棲取興鳥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若溪漁隱
叢話乃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閒此

耆舊續聞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樓
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
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
新雛過而以櫻筍爲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
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眞蹟云按唐
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
崑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
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鞞雷

聲而傳幹注亦以靛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
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
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
歌一作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
州十三閒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注
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妄名也退
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
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
香舊續聞卷二

四知不足齋叢書

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
唐逸史許瀆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
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一作里下山空

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
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
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
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事
極鄙俚誠爲妄誕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北人相

傳以爲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
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
正如南海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
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印蓋
亦傳者之訛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爲別有故事不
知此卽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於
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閒平磧中
掘數尺有末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閒亦有貢
紅鹽者紅鹽字雅应用之

音舊續閩卷二

五知不足齋叢書

呂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
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一
得此理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
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人讀韓文則工夫自見
韓退之荅李翱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
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
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

深戒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徧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耆舊續聞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

學者當以質直爲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上但一作歷觀古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可忽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為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爲一生受用

說受用已是不只是要成自己

而已性

大凡爲學須以見賢爲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必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既能見賢須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命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者則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病大抵古人以爲榮今人以爲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興

衰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強爲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後生爲學必須嚴定

立一作

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

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
字淹漬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
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
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老杜歌行併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老蘇作文眞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

外弟趙承國至誠樂善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
甚良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當

耆舊續聞卷二

八知不足齋叢書

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於楚州寶應求余論
爲學之道甚勤因錄予之間於先生長者本末告之
隨其所問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充之考人印

證也

案考人或古人之證

古人年長而爲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時司
馬子立年踰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爲懦弱後更激
勵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
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
此學之不可以已也承國旣以余言爲然便當有力

行之實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真要語也

東萊此帖今藏承國之家承國乃侍講景陽公之外孫也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
佞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
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爲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
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卽有黃州之貶故蘇有
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一本云故蘇後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詩及挽詞
甚哀

耆舊續聞卷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王嶋升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旣除西掖乃以古
槐簡贈嶋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對議事不
合而逐曾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三字母輕吾笏

宣和閒重華葆真宮

曹王南宮也

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

約集而蔡老攜家以來珠翠闐溢僮僕雜行諸名士
幾遭排斥已而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蓬韓駒子
蒼詠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崢嶸誰
言水北無人到亦有繁跚勃率行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煌

中羣臣應制皆莫能及獨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闔
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繼之子雍代作也

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

一本此則在第三卷之首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

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

下有脫文

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己走泗州間

攜文謁之甚謹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

固爲師元祐初東坡率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

授徙潁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

著舊續聞卷二

十知不足齋叢書

先生也過六一堂詩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

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

吾老不可待露草溼寒蒼蓋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

至論詩卽以魯直爲師謂豫章先生無己晚得正字

貧且病魯直荊州南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

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

己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爲歉又與死者相對爲惡未

幾果卒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二

